



黄坛三堂中的厚台堂

黄坛村 千年岁月里的 温柔模样

“东乡大湖谷，西乡黄坛屋”

早在唐朝建中年间(780—783)，黄坛就有村民定居，两宋显贵门阀、明清儒商名流，代有人才出。宋绍兴元年(1131)进士杨景思，累官至朝议大夫，封临海开国男。黄坛是元初起义军首领杨镇龙之故里，也是清末指画家严源(远轩)故里。

根据严氏族谱记载：“稽我光祖子陵，其先世本姓，嗣改为庄。天水严氏本楚庄王裔，因溢为姓。至汉时避明帝讳改庄曰严。”也就是说，黄坛严家的严姓是由庄姓改过来的。而真正来到黄坛定居的，则是后来的忽鲁公。族谱载：“黄坛严氏来自湖广黄州府黄梅县舍人忽鲁公……及至道二年忽鲁公复迁宁海得城西之黄坛嘉树森蔚赘与董氏爱胥……”黄坛严氏为东汉严子陵后裔，北宋至道二年(996)，始祖严忽鲁自湖北黄梅县迁入黄坛建村。后因严氏族人怀念故地黄梅，改称黄坛。

在黄坛一千多年的历史中，在此繁衍生息的也并非只有严氏一家。据《松坛杨氏宗谱》记载，唐刑部尚书杨荣、都知兵马使杨仲兄弟俩于后周显德三年(956)由永嘉迁至松坛

杨溪边，南宋时期杨氏是黄坛(松坛)的望族。南宋灭亡后十年，即1289年，杨镇龙起义失败，元军围剿松坛，烧杀劫掠，杨氏族人四散逃亡。虽明初后杨姓一支回迁，但却再无祖辈时的显赫。

而作为历史上的名门望族——琅琊王氏也曾在此定居。据黄坛《王氏宗谱》载，王氏四十三世王维，宋仁宗时(1023—1063)为大理寺评事，四十四世王成自琅琊(属山东省)徙居宁海黄坛。

从历史上看，黄坛古村的发展可分南宋前与南宋后两个时期。南宋时期松坛杨家是朝廷显贵，人才辈出。据《松坛杨氏宗谱》记载，松坛杨家八世至十三世这一百多年间，进士出身的就有近三十人。杨璘、杨景思、杨镇龙时期达到巅峰，据说在南宋时黄坛的进士人数是宁海之最。南宋后，因杨氏族人逃亡，严氏人口繁衍，慢慢成为大族。清代前期至中期，是黄坛严氏的鼎盛时期，严氏子孙秉承“耕读传家”之古训，日理农务，夜读诗书，科举中试者比比皆是，开业经商者亦财源广进。

昔日里，此处富贾云集，人丁兴旺，宅邸林立，遂有“东乡大湖谷，西乡黄坛屋”的民谣流传，说的就是黄坛古民居建筑的豪华、气派。尤其是明清严氏鼎盛时期建起的以“四堂二屋一楼”为代表的古宅，是集宁海古民居建筑成就与辉煌的典型，处处显露着当年工匠高超的工艺水平，展示着黄坛古村昔日的辉煌。黄坛三堂，即厚台堂、益善堂、克绍堂，更是其中的代表。

西出宁海城关6公里，有古溪沿村而过，便知是到了黄坛。

黄坛，古称松坛，因坛上多松木而闻名。这里三面皆山，古时便是浙东驿道要地，为台甬、台绍古道交汇之通衢，徐霞客卵石古道、黄坛黄公桥等都是古代交通要道的有力见证。

□通讯员 葛主铨 记者 张海玉 文/摄



厚台堂

“藏风得水”的黄坛三堂

冬日的古村落，像一卷被遗忘在角落里的画卷。随意走进一个巷口，看着暖阳在墙上投出斑驳的树影，却在纵横交错、曲折悠长的巷弄中迷失方向。在村民的指引下，终于在重重老屋深处看到隐迹于卵石小巷之中的黄坛三堂。

“黄坛三堂”原为“黄坛四堂”，即厚台堂、益善堂、克绍堂、居易堂，始建于清朝乾隆至道光年间，从乾隆三十年(1765)起就开始建造，一直到道光十五年(1835)，历经三朝方建造完毕。四堂坐落于黄坛村北部，这里二水环绕，在选址上就依据了中国传统“阳宅风水”的要求，是一处“藏风得水”的大型古建筑群。

当年，厚台堂、益善堂、克绍堂、居易堂号称“金、石、丝、竹”四堂，布局严谨，砖、木、石“三雕”俱全。厚台堂集精美的砖雕、石雕、木雕为一炉，益善堂融各式石花窗和雕版于一院，克绍堂吸取了苏州园林建筑风格，将精致细巧与粗犷豪放两种风格融为一体。最为可惜的是居易堂，毁于一场大火，只余残垣断壁，空留一声叹息，也因此四堂只剩三堂。2000年，“黄坛三堂”被公布为宁海县文物保护单位，2005年被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观赏整个“黄坛三堂”古民居，可谓是“物必饰图，图必有意”。比如木雕花窗上，有很多蝙蝠、鱼、鹿的图案，寓意福、余、禄；又如石雕门窗上雕着瓶的图形以及“安”的字样，瓶与“平”谐音，寓意平安。这些木雕、石窗、砖雕饱经风雨侵蚀，静静地伴随着老房子度过了百年岁月。

乐善好施祖训代代传

翻开严氏族谱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么一段文字：“不善之心起，则一身不及安，一家不及安”。这十六个字体现的不仅是一种乐于行善、乐于助人的态度，也是黄坛严氏族人一直以来教育后代的家训，更是他们始终践行的处世之道。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，是严九卿的故事。

严九卿是清代黄坛严家的一位传奇人物。他乐善好施，坚信“积善人家，必有余庆”，村中不少族田都是由他捐出来的，有助学的田、为困难孤寡户助的田，还有医田、惜字田等，他的仁爱之心泽被后世。或许是因为村民们坚信严氏积善泽后，好人会得到神明庇护，村里流传着东海龙王送银给严九卿的故事。

传说中有一个渔夫在大海里捕鱼，捕了一天收获寥寥，便想收网回家。但见远处有几只大缸在漂浮，觉得奇怪，当船靠近时，只见白花花的银子装满了九大缸。渔夫急忙拿起撑杆钩住一缸，“不要乱来，这银子是黄坛严九卿的。”突然，空中清晰的声音把渔夫吓了一跳，随后一缸缸银子相继沉入海里。渔夫百思不解，走到黄坛问遍全村，都回答：“没有严九卿这个人。”渔夫累了一天，便坐在一户人家门前歇息，只见一老头红光满面醉醺醺地从路口走来，渔夫上前问：“大伯，请问黄坛有否叫严九卿的人？”醉老头猛一回头说：“听说我刚才喝满月酒的那个大户人家生有一子，取名九卿。”渔夫立即来到大户人家，只见几十桌喜宴还在继续。渔夫和主人说起这段典故，还未等家主回应，就有一佣人跑来禀告主人，后花园荷花池水翻滚不止。大家涌向后园，只见一缸缸银子随着浮出水面，一数，共有九缸。大家方知缘由，欢庆不已：“东海龙王给九卿送银子来了！”

民间传说寄托着村人对严九卿乐善好施的崇敬和感激，但得人尊重的又岂止严九卿一人。到了近代，出生于黄坛严氏中医世家的严苍山也如同严九卿般为人敬仰。严苍山的祖父严晓江以书画闻名乡里，而父亲严志韶则是早年黄坛当地的名医。严苍山自幼与兄长一起从父学医，长大后赴上海深造，毕业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，后来又师从沪上名医丁甘仁，深得真传。他学术极佳，曾博采群方，编撰《汤头歌续集》、《增补汤头歌诀正续集》及《疫症(脑膜炎)家庭自疗集》等书，在医学界影响颇大。他热心社会公益事业，在抗日战争前组织“宁海旅沪同乡会”，积极组织扶贫济急捐款活动，救济家乡灾民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严苍山深感中医犹如枯木逢春，积极参加社会群防群治活动。他医德高尚，不管风吹雨打、严寒酷暑，凡有病人家属请出诊，他每请必到。严苍山对他的学生们说过这么一句话：“天下无不可治之疾。之所以治不好，是因为医生的责任没有尽到。”

岁月流逝，时代变迁。如今的黄坛古村，承载着古训和千年岁月的温柔，在岁月更迭中继续开启新篇章。



益善堂精美的木雕及石雕